

藏风得水
古桑洲

万宁

初秋的阳光，在湘江之上流金溢彩，古蓝色的江水摇曳着天上的云朵。我开车走在湘潭芙蓉大桥上，不经意间往右一瞥，就瞥见株洲的古桑洲静卧江中。我看到的是洲尾，几艘挖砂船在百米外作业，西边岸上耸立着两个红白相隔的大烟囱，袅袅轻烟下，两个砂场机声隆隆。一个叫罗应隆的人忽然就跑到了心里，他从五百年前穿越过来，他的恍惚与徬徨跌进这巨大的光影里，江面的水波随风簇拥，他逆着光，却看到了一种危险，在岛屿的周围潜伏。

(一)

古桑洲，是个长约3.5公里、宽约250米的湘江洲岛。岛上百十户人家，几百口人，从前属湘潭，现在在株洲天元区马家河街道的一个社区。岛上的风光与其他洲岛相似，绿树成荫，从前也都是以养蚕打鱼为生，所不同的是古桑洲罗氏，是个星光闪耀的湖湘世家，曾在历史上显赫了500多年，风流人物数不胜数。

当年，我是一名跑线的记者，早上醒来，多数时候，并不清楚接下来这天自己将要去哪要见什么人。每天四处奔走，后背像是被双手在推。第一次上古桑洲亦是如此。我被人用车子接了跑了好远的路，然后在湘江一渡口上船。我是在船上才听说古桑洲这个地名。洲上没通电，几名政协委员就此事去洲上调研。季节正是夏天，帆船上的突突声，江风的哗哗声，让耳朵很不适应，不适应的还有烈日，太阳在辽阔的水面上吐出团团火焰，随着风很劲地往我身上扑。

第二次去，是古桑洲通电了。那是个寒冷的冬日，早上在渡口坐上高级游艇，市里的大领导有个剪彩的仪式。船上环境舒适，居然有人讲起故事来，而且与我有关。他们说我上次在古桑洲采访时，问岛民晚上没有电，你们干什么？说的人好像他就在那里。我仔细回忆自己是否这样提过问，可一船人差点就把船笑翻了。我太后知后觉了。这个语言陷阱原来是一个笑话的坑。那会年轻，脸皮薄，遇到这类玩笑便会板起一张脸，表示我不高兴了。可是那天，我不可能不高兴。岛上欢乐的人群瞬间把你融化了。他们张灯结彩锣鼓喧天，家家放起鞭炮，户户贴起对联，整个洲岛是若干笑脸的重叠。空气里的笑声哗哗地在风里流动，特别是合闸的瞬间，那庞大的发自内心的喜悦，让这座岛屿在湘江之中发出巨大的震颤。后来翻阅报纸，日期是1995年12月26日。我写的报道说，那天，冬阳高照。

第三次去，是古桑洲遭洪水了。退洪后的这个星期天，市里的头头甚是牵挂，于是轻装简从上了岛，我被临时抓差要写个通讯。这次是深入腹地，去了岛上好多人家，从洲尾到洲头。岛民们对于涨大水司空见惯，大部分人家已把淤泥清洗干净，我们走进干净的套房，一箩筐一箩筐的新鲜桑叶靠墙摆着，蚕宝宝在架了好几层的篾盘里，发出啾啾的吞噬声。蚕宝宝通体冰凉，这凉浸浸在空气里，套房因此格外清凉。篾盘里吃桑叶的是夏蚕，蚕桑早已吐丝成茧。忽然想起，这一路走过，看见好几户人家在外边架起大锅在煮蚕茧，之后要剥茧、开绵、晒绵与抽丝，好多工序。走过桑叶林，是一片菜地。林间地里的淤泥也清理妥当了，有位埃雅在把择好的韭菜，一捆一捆地装进筐里，准备送到对河去卖。洪水过后的岛上，安安静静，人们专注地做着眼前的事，甚至面对前来视察的大领导，他们也只是抬起头，含蓄地笑笑。记得那篇通讯的题目叫《静静的古桑洲》。那日走到洲头，看到古树古墓，古树是一棵一千多年的香樟树，老得奇形怪状。古墓是明代的。随行人说，墓主是罗瑞，古桑洲罗氏五世祖。旧时株洲的名门望族，古桑罗算一支。我当时懵懵懂懂，听着那人扳着手指数出好多如雷贯耳的名字，然后手一挥，说他们统统都是这墓主的后人。那些名字有清代进士罗典、罗修源，近现代革命家罗亦农、罗学赞、罗哲等。那一刻，站在洲头的我，忽然能明白古桑洲人脸上的淡然，血脉基因似乎有着神奇的定义。



(二)

多年后，做了报纸编辑的我，经常会看到有关古桑洲人文历史的稿子，看得越多越是惊讶，这个湘江洲岛上的罗氏在历史上，原来很威武。500多年来，他们完好地保留着族谱。族谱上神秘地记载了古桑罗始迁祖落籍的传奇故事。那是明朝初年，天灾战乱，以致湖南十屋九空，土地荒芜，朝廷颁布政策，鼓励外省人来湘安家立业。江西吉水二十岁青年罗应隆汇入迁徙大潮中。他怀抱先祖灵牌，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邹氏，辗转于湘潭、株洲一带，看山看水看天象——族人说他通晓堪舆。这天，他们沿着湘江，走到古桑洲南岸鸬鹚坪的木湾，眼前古桑洲芳草萋萋，宛若卧龙，静卧在江中央。罗应隆心下一动，手中的灵牌落地往下坠，重得双手无力托起，他当即跪地叩拜，与妻子就地搭棚建窝。后来族人立祠于此，称罗氏明德堂。这支罗氏，三世分堂，四世分房，六世分支，六修谱时，分堂修谱，到现在散布世界各地七万多人。我在想，罗应隆在跪下去时是否穿越了时光，看到他身后延绵不绝的子孙，子孙里的文武英才以及他脚下这片土地的繁华。他是拓荒者，在这里他只耕耘了十几年，就英年早逝。无法知道他在最后的岁月，是否疑惑过自己的选择与判断，毕竟后人的风光显赫，离他很远，他只是预测，没法见证。

罗应隆的预测在他的第五代罗瑞身上灵验了，这时距离他来此地已过去一百余年。据说在当时罗瑞之父已经发迹，日子过得相当殷实，到罗瑞这，顺理成章，成了湘中首富。他到底有多富？他的亲家凤阳知府邓雍有文字记录，他写罗瑞家“耕牛过千头，童婢五百人”。传说罗瑞田产有四个九，即万亩良田仅差一亩，湘潭城的产业，一半是罗瑞的。民间叫他“罗百万、瑞半城”。中国有句老话“富不过三代”，罗瑞却打破了这个魔咒。他是这个家族显赫的起点，古桑罗从他以后的几百年，不论朝代更迭，社会变迁，在各个时期，这支罗姓族人照旧人才辈出。罗瑞的墓志铭表上写，此地“中扼湘流，上延岳秀”，毋庸置疑，罗瑞葬在了一个藏风、得水、充满生气的宝地上。

如果这事成立，茶陵人张治便是古桑洲罗氏后裔的贵人。那年，八十一岁的罗瑞过世，时为南京吏

部尚书的张治特意买下官地古桑洲，在上面安葬自己少年时代的恩公，还促成嘉靖皇帝敕建崇义坊以旌，张治亲题墓碑。行走在古桑洲，关于罗瑞与张治的故事，洲民们随口就来，说的最多的自然是鱼上树、马骑人。他们说，夏日某一天，罗瑞在家午睡，梦里有个白须白发老头，他说等会出现鱼上树马骑人，这时，有个人朝你走来，你非得留住他！他将是你的福星！罗瑞想想开口问，话还没出来，那老头化作一股青烟袅袅散去。一着急便醒，那飘忽的姿态似乎还存有余烟，他朝那方向追了出去。家门外，一位刚从河里打鱼回来的男人在歇息，他把一条鱼挂在了树上，自己抬头歇着，神情颇为得意。就在这时候，走来一位手艺人，他背了个木马，正匆匆路过。罗瑞瞬间惊呆了。更让他惊讶的是他的衣角被人扯了一下，一小叫花子请他施舍。他低头看下去，这小叫花子，眉清目秀，神情淡定。梦境里老头说的事竟在现实里一一再现。

于是他当即收了这小叫花子为义子，给儿子作陪读。这陪读的天资便不用说了，二十八岁中举，三十三岁高中会元，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这陪读就是张治。他与罗家的情谊绵长深厚。尽管他传世的《龙湖集》鲜少记录他与罗家的交往，也许是想避嫌权力与富贵的纠缠，但文集中《赐李蔗溪序》还是透露了他与罗家非同一般的关系。他写：予尝道湘中与罗氏兄弟游焉。罗氏居江水之曲，地奥而衍，每春涨水，沿溪入，平畴成漫，则系舟庭阶前。予时与罗氏兄弟鼓柁张乐，举酒食鲜，野翠交映，文中的李蔗溪为罗瑞的女婿李钟，故是罗氏兄弟的内兄。李钟当时在国子监就读，受调选当官，任县丞，不能不说也是张治的提携。这还是资质平平的一位，因为文中反复强调李的“朴”，似乎在暗示其才学一般。张治自己说，他与罗家有三世之交，受恩于罗瑞，同学于罗瑞之子大欽、大宪等，为师于罗瑞诸孙。他的报恩是尽力提携罗家子弟。古桑洲罗氏从此走出闭塞进入仕途，开启了另一种不同意义上的显赫。

(三)

现今的古桑洲人，对过往的记忆完全模糊了。他们会说游客说，罗瑞有个很牛的儿子，在长沙岳麓书院做过27年山长，我也被他忽悠过。罗瑞生于1461年，明朝天顺五年。罗典生于1718年，清朝康熙末年。二者相去两百多年，又怎么会是父子关系？罗典确实是罗瑞后人，他是古桑罗第十三代。从他祖父起就迁居长沙。他是这个家族山岭级的人物，家族里的第一位进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吏部、工部给事中、四川学政、鸿胪寺少卿等职，更曾两任会试考官，是乾隆身边的近臣，而他的辉煌是他生命最后的27年。罗典亲传弟子与再传弟子阵容很是壮观。那个时期岳麓弟子有7000人以上，史志记载显通弟子近千人。亲传弟子有赵慎珍、贺长龄、陶澍、贺熙龄、欧阳厚均等，再传弟子有左宗棠、魏源、曾国藩等，这无疑是一千年书院不可复制的辉煌，也是中国教育的奇观。

突然想起，我第四次去古桑洲，是采访洲上的小学。时间在2000年左右。那是个清秋的上月，我从渡口坐快艇过去，到达学校时，一位女老师正扯着嗓子在上数学课，偌大的教室里只有两三个学生仰头听讲，另外的学生埋头写着啥。老师讲过一阵后，布置了几道题，让他们自己做。她又与刚刚埋头写啥的学生授课。听了一阵，我才明白，这是复式教育。一个人同时教几个年级。那个时候，古桑洲小学只有一位老师，所有的年级都由她教。印象中，学校是在一个祠堂里，正厅是教室，中间有个天井，边上房间应是老师的家，屋檐下有个煤炉子，上边蒸着饭菜。说不出的把把蜂拥而至，女老师却吐出一口气，且面带喜色，她说，学校下学期就停办了，以后他们每天坐船，去对河上学。采访后，我写了篇什么通讯，全忘了，但那刻的感受却很清晰，那震动的铅锅，火苗从炉子里伸出伸出的姿态，教室里嘈杂的嗡嗡声，还有那饭菜、煤烟混在一起的味儿，甚至在如今的某一刻也能嗅到。记忆里站在天井的石阶上，在那课堂的后面，浅薄的我以为这块土地教育贫瘠。我当然不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罗瑞正在洲头捻须含笑。从清朝到民国再到现在，古桑罗人一直走在文化前沿。大儒罗典就不用说了，之后的又一位进士，参与编辑《四库全书》的罗修源，还有主讲深江书院并以数十年时间辑成《湖南文征》200卷的经学大家罗汝怀，一路走来，这类大儒，不计其数。

有位名叫罗宏的古桑洲罗氏后裔，广州大学教授退休，他在父亲过世后，清理遗物时，看到祖父罗正伟的书信。其中有一份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的遗书，里边提到的人，如陈立夫、章士钊、黎锦熙、傅抱石等等，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名人。关键是里边说的事及行文的语气，证明着他们之间的熟络与随性。罗宏想莫非自己未曾谋面的祖父有来头有故事？网上一搜，他惊讶得没法相信。祖父竟是毛泽东的老师，谭延闿的学生，冯玉祥的顾问，国史馆的顾问。他原是族中名人，光环多得吓人。那年，与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长沙一中（原名湖南省立一中），担任庶务长，也就是现在的教导主任。当年毛泽东在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之前，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一中，读了一年再去的一师，祖父虽然没有具体的教学任务，但每周一次的训导讲话是有的，从这个层面来说，是有师生之谊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祖父给毛主席写过信，当然也回了信，还给他安排了国家文史馆馆员的工，只是祖父还没去报到，就于1951年去世。祖父的经历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。在北洋政府里做过国会议员，袁世凯执政时任参议院一级一级主任，后又投身五四运动，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时，被聘为顾问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在重庆任国民党国史馆编委委员兼顾问、行政院参议，平生著作甚多。在北京时，祖父与罗学瓚、罗哲关系密切，都是古桑洲罗氏，按辈份，祖父是他们的族伯，因是同一个堂号的分支，也叫堂伯。往上或往下追溯，古桑洲罗氏的传奇，像一条河，奔流不止。罗宏一头扎进家族历史的梳理中，洋洋洒洒，写了一本几十万字的《湖湘世家·鼓浪洲罗氏》（鼓浪洲为旧称，今称古桑洲）一书，从族谱和相关史志中揭开古桑洲罗氏一族的秘密，后裔中的诸多名人跃然纸上。

这些我是听采访回来的同事所说。他还说，罗宏走访了很多古桑洲罗氏后裔，他发现，后代好些人从事理工科方面的工作，这个默默转身兴许是巧合，却也迎合了时代。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，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罗宏说，他每联系上一位古桑洲罗氏，都会忍不住说，回古桑洲去看看。我似乎能理解他的邀约，他不是没有看到那些挖砂船、砂场，那两根巨大的烟囱，以及葡萄在古桑洲周围的危险。时间顺着湘江每天都在流淌，这古桑洲倒像是时间留下的遗址。在这遗址上先祖的气息，他们伸手还能触到，还能在某时某刻沉浸到从前那个时代里，去回望这洲岛上曾经的风风得水，还可以体悟江西青年罗应隆500年前对古桑洲的惊鸿一瞥，甚至可以去梳理，惊鸿一瞥之后，古桑罗枝繁叶茂的故事。



空中俯瞰古桑洲，恍若一条巨型鮎鱼横卧湘江中心。赵凯 摄



洲头的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罗瑞古墓。郑安戈 摄



岛上的老人，正从蚕茧中拉出蚕丝。杨经纬 摄



岛上居民晾晒的腊鱼。蔡平 摄



岛上码头处，安静停靠的小船。杨经纬 摄